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二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戊子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考異 提要邊下有軍字

師望上言嶲州控振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専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集覽 嶲州注見高祖武德七年邛州古邛都國韋昭曰邛音窮正義曰今邛州在戎州西南括地志云漢置邛都縣後置嶲州 質實 邛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越嶲郡唐置邛州治依政縣尋移治臨邛縣

天寶間改為臨邛郡乾元初復為邛州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二縣併入州本朝改州為縣屬
潼川州

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因觀察使崔彦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彦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彦曾從之戍兵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

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之押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渡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屢敕崔彦曾慰撫之彦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逺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彦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兵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不若乘其逺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

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戒以毋傷敕使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兵不進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詗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官軍至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明旦官軍乃覺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陳隄外伏舟中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

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畧自負為勛草表畧曰臣之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刑賞失中遂至廹逐陛下奪其節制剪滅一軍或死或流寃横無數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刃曳戟詣闕非遲勛遣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卒遠近群盜皆倍道歸之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迎之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慆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慆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禄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勛募人為兵人利於摽掠皆斷鉏首而鋭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宴權戴可師為南北

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隷之承訓奏乞沙陁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讜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進擊賊賊敗走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迴劉行及遣將王宏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勛乃分遣其將南冦舒廬北浸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冦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鬬三十餘

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十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宏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內之民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衂朝廷以曹翔代之讓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讓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鋭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

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集覽 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佶其吉反遞中遞大計反驛遞也所以傳命符離漢地志沛郡符離縣括地志云符離屬徐州故漢竹邑城也今屬宿州公弁弁蒲官反沭陽沭音述水出青州今海州沭陽縣在沭水北下蔡注見五代周世宗顯德三年烏江注見漢高帝五年渠縣注見秦二世二年居鄒退衄猶言敗北也衄女六反人攜攜離也一曰貳心也多岐猶言多方也岐又路也字或作歧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

正誤 表公弁今按公弁只當取冠弁之義音卞惟詩小弁音盤古註樂也韻書與般樂怠敖之般同未必取以命名

質實 高郵漢之縣名屬廣陵國晉屬臨淮郡宋屬廣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屬揚州宋開寶中以縣置高郵

軍後罷軍縣屬揚州元祐初復置軍建炎中陞為承州紹興末復為軍元至元中置高郵路後改為府屬揚州路本朝初改為州以縣省入屬揚州府符離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屬沛國北齊屬淮南郡唐因之宋於縣置保静軍元省入宿州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故城在宿州北二十五里魚臺唐之縣名屬兖州府五代唐屬單州宋金因之元屬濟州至元初省入金鄉後復置本朝初屬徐州尋屬濟寧府後改屬兖州府洪澤浦名在鳳陽府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名破釜澗都梁城在鳳陽府盱眙縣東南五十里都梁山下隋煬帝常建都梁宫于此有故城存焉舒唐之州名屬淮南道天寶初改為同安郡乾元初復為舒州五代時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為舒州後改為安慶軍元改為安慶路本朝改為安慶府直隷京師廬隋之州名治合肥縣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為廬州天寶初復為廬江縣乾元初復為廬州宋

因之屬淮南西路後改為本路安撫司治所元改為廬州路本朝改為廬州府直隸京師沭陽後周之縣名隋屬海州唐初屬泗州後復屬海州宋南渡没于金尋復歸宋屬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滁州隋初所置治全椒縣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為永陽郡乾元初復為滁州宋因之屬淮南東路元初改為滁州路後復為州隸揚州路本朝因之直隸京師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考異同上漏以字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

錢五百萬緡
他物稱是

二月流楊收於驩州尋賜死質實驩州一統志云在外夷安南國境內屬乂安府未詳沿革

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宏立於鹿塘質實鹿塘寨名按一統志在開封府襄城縣五十里

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

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黄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集覽襄城注見周赧王十五年弗殊殊絶也

夏四月龐勛殺崔彦曾自稱天册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

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絶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庭皓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勛為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勛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將宵潰勛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質實 豐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沛縣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宏立泗州圍解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

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王宏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質實　泗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宿預縣隋改為下邳郡唐仍為泗州天寶初改臨淮郡乾元初復為泗州五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以附郭臨淮縣省入改屬鳳陽府斗山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南與都梁山相連枕當淮水之險峻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集覽　溺飲之漢書溲溺師古注溺讀曰尿小便也飲去聲以飲飲之非自飲也

書法書懷州民逐刺史矣不書作亂也於是書作亂逐觀察使而風俗之敗壞甚矣然則為其上者無貶乎為民父母而至於見逐不待貶而自見矣

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將朱玫亦以蘄沛降於曹翔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胁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

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質實　臨渙一統

志云梁之縣名屬譙郡隋因之唐屬宿州五代梁廢之故址在鳳陽府宿州城西南九十里滕縣隋初所置屬彭城郡後陞為滕郡唐復為滕縣屬徐州宋因之金陞滕陽軍大定中改滕州及置滕縣元因之屬益都路本朝初州廢以縣屬兖州府平安火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書法 於是康承訓攻宿州則曷為不書歸功元稔也其歸功元稔何元稔脇從於賊心常憂憤至是不唯以宿州降又超徐州攻下之則元稔之功大矣故自是承訓敗龐勛勛死不書而功賞以元稔為首綱目予人反善之意深切矣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

質實 濠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鍾離縣大業初改為鍾離郡唐初復為濠州天寶初復為鍾離郡貞元中復為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為定遠軍宋初復為濠州元初陞為濠

州路後改為臨濠府安豐路本朝改為鳳陽府直隸京師○以張元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慆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

質實義成一統志云唐之軍名治滑州光啟初改為宣義軍宋初改為武成軍後復為滑州金初隸開封府後隸大名府元仍舊本朝初改為滑縣仍屬大名府

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

書法識非名也綱目賜姓名不悉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姓名三皆譏也○自至德末復改太守為刺史至是書以為刺史者五十六惟李勉張鎰福劉擁傅良弼李芥李行言李君奭于

延陵辛讜為賞功曹王臯李宗閔為量進李納田融烏重胤王弁張元益不得已授之齊總以賄柳泌以左道其餘皆貶出者自是以至唐亡書以為刺史者十有四多武將也以貶出為之者亦寡矣

流陳蟠叟於愛州質實

愛州一統志云在外東安南國境内屬清化府未詳沿革姑缺之以俟知者補之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質實

至德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饒州府因年號為名後改屬池州五代時楊吴改曰建德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池州府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初南詔遣使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
欲激怒南詔以求助遂殺之師望貪殘戍卒怨怒欲
生食之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貪殘尤甚蠻寇
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
犍為及嘉州竇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
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度諸將勒
兵出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集覽 謝釋董成之
因七年成都
節度使李福因之劉潼釋之酋龍南詔王名犍為注
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嘉州注見昭宗中和元年黎雅
注見昭宗
光化元年

庚寅 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為恩州司
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

質實 恩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恩平縣宋改為南恩州徙治陽江縣元改為南恩路尋復為州本朝廢入陽江縣屬肇慶府逗撓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

發明 敗賊將於鹿塘進平徐泗皆承訓之功也朝廷方以之帥河東而宰相又誣而貶之亂亡之世賞罰無章大抵若此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備選將校分職事造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

今蠻冦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問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乃告急於朝廷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亦以耽待之恭為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麄完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兵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未易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約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

乎蠻以和使不至復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貶竇滂康州司户以顔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乃爲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荅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顔慶復救成都命威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飲士欲追蠻軍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顔慶復始教蜀人築壅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集覽 定邊軍號也謂李師望梯衡注見德宗建中四年植鹿角植樹立也以連枝木環營樹之如鹿角然故名鹿角砦堂帖唐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

堂時因功補官者皆無告身俱受政事堂文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家塾廣記曰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質實 康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端溪縣天寶初改為晉康郡乾元初復改康州宋初州廢縣仍屬端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為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度元改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東道本朝改路為州以端溪縣省入仍屬肇慶府

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書法 保衡自右拾遺歲餘入相則同昌之寵也後三年而賜死暴長夭折信哉

○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質實光州一統志云梁末所置治光城縣隋改弋陽郡唐復為光州徙治定城天寶初改弋陽郡後復為光州宋陞光山軍節度後改蔣州尋復光州元屬汝寧府省定城縣入焉本朝初屬鳳陽府後改屬汝寧府

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寃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俗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書法於是三年三書民逐其上唐之紀綱掃地矣

發明八年七月書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十年六月書陜民逐觀察使崔蕘至是又書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夫以部民而逐主將此天下之惡也然是時貪官虐吏肆為不道民皆有疾視其上

之心未流必至於此有如揚堪等欲令負冤者訴於朝廷不得羣聚擅自斥逐所言未為不當殊不知當時主德方昏必無伸雪之理儻非作亂逐之則有相聚為盜而已綱目一書再書所以見民罹暴虐無所赴愬之弊若此居人上者可不察哉

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搆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令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郡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應為兩使請復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

秋八月同昌公主卒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集覽

差跌差倉何反字與蹉通跌徒結反顔師古曰蹉跌足失措貌

書法

公主卒不書貞觀書平陽以功也此其書何譏溺愛也於是公主病薨上痛悼不已貶一宰相一京尹殺醫官二十餘人繫獄者三百餘人遷怒甚矣故特書譏之終綱目卒公主二平陽同昌而平陽

特書薨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皥

推大將韓君

雄為留後

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温璋為振州司馬

劉瞻罷為荆南節度使温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振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寧遠縣天寶初改為延德郡又改寧遠郡乾元初復為振州宋改崖州熈寧中改朱崖軍紹興中軍廢尋復置改吉陽軍元因之本朝初復為崖

州尋以寧遠縣省入改屬瓊州府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質實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辛卯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綉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書法公主葬不書雖書薨如平陽不書書此何譏厚費也方是時州鎮以無財致亂刺史以旱災被逐者往往而是懿宗溺愛一女其嫁資其葬送率百於舊所費大矣綱目識溺愛故自遣韋氏

及是凡三書之而葬書謚終綱目書公主葬一而已書公主謚一而已

發明他公主未有書其卒葬而此書之者所以見恩數之隆也是時盜賊徧天下而懿宗所為若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鄉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五月上幸安國寺考異上當作帝

賜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書法自代宗書幸章敬寺於是再書其書之何譏溺愛也終綱目自捨身講經外書幸寺三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壬辰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考異提要薨當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〇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

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閤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譏之殷裕出位而言非所宜得無罪乎集覽奪紫配陵配流刑隷也褫奪其紫衣而罰令配役於山陵也

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于琮為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

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内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所據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勅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何恨

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集覽 膜拜胡人禮拜稱南膜故曰膜拜穆天子傳曰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

書法 此憲宗貽謀之效也懿宗以一公主故幸安國寺則設齋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三月而酬其言事佛之福竟何如哉綱目書迎佛骨二皆未幾而禍及則凶穢之應也

發明 懿宗昏荒無道獨有崇信釋氏乃曲盡其誠使其移此志於祖宗基業則安有亂亡之禍哉綱目上書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下書七月帝崩則人君奉佛之效彰彰明矣可不鑒諸

六月王鐸罷

時韋保衡挾恩弄權鐸薄其為人保衡譖而逐之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胡氏曰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盍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脩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氷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邪

書法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自書禁科率外他無一善可紀者綱目所書非崇奉異端則

溺愛一女而已是以内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質實賀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賀縣

書法保衡自為相以來書貶罷者七劉瞻温璋路巖于琮再貶李璋王鐸皆保衡所逐也私作威福多矣欲不賜死得乎

發明殷先哲王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唐室之末其君既荒縱失德其臣亦皆姦貪庸鄙罕有能全其終者如楊收韋保衡路巖之類是也君子即綱目之所書驗唐室之顛末則知古人之言豈欺我哉噫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質實 新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

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

甲午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集覽 所由猶言所屬官司也

發明上書闕東河南大水此書闕東旱饑文無貶詞然徐而考之賑䘏救荒之政漢然無有則其克謹天戒勤恤民隱之意果如何哉夫衰亂之世本無足責然亦可驗民愁盜起之因明年大蝗蔽日所過赤地乃反以不食稼而稱賀君蔽臣諛如此尚可與之有言哉

賜路巖死

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質實楊收一統志云馮翊人早孤母授之經遂善屬文號神童唐懿宗時為學士承旨累遷尚書右僕射榻釋名曰牀之狹而長者

二月葬簡陵質實簡陵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紫金山○趙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平章事

秋八月薨考異提要薨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鴆之也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集覽百戲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費禕待郭循費禕三國時蜀人也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遂為

循手刃所害事見漢後主延熙十六年郭尚父見魚朝恩德宗號郭子儀曰尚父初魚朝恩嘗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而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事見德宗建中四年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群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

允中韓雄賜名也

蘢子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黄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栅夾攻景復景復陽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乗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戍都驚擾大為守備驍信遣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而訴冤抑令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

集覽

邛崍關邛渠容反崍郎才反邛崍山在黎州之北本名邛筰蓋邛人筰人界也又曰邛人自蜀入度此山故名邛崍漢書作邨華陽國志作峽水經作來開路記作萊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之坂即此案今黎州即漢沈黎郡也邛崍關距州尚有七十里又邛筰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

大渡

河按一統志在四州行都指揮使司越巂衛城北源出吐蕃下流與叙州府馬湖江合凡番夷往來必渡此水故名西南煙瘴惟此與金沙江為甚邛峽關在雅州榮經縣西八十里今名大關隋大業中置關於此以據番夷要害

遣使册回鶻可汗

回鶻屢求册命遣册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宗莒乃還　集覽　嗢末吐谷渾王之名也嗢乙骨反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質實　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

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蜂起言盜賊衆多如蜂之飛起也長垣漢陳留郡屬邑名今大名路開州長垣縣是

志云漢之縣名屬陳留郡王莽改曰長固後漢復舊晉屬陳留國後魏屬東郡隋改為匡城縣唐因之五代梁晉復為長垣縣屬開封府後唐復改匡城縣宋初復為長垣縣金屬開州元初屬大名路後復改屬開州本朝因之

集覽

質實

長垣

一統

改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駢至劒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柰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輙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

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栅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黄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蠻益驕宜數其罪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詔高駢使録報之從之集

覽貕突貕音希豬也方言南楚間謂之貕貕突言如豬之突出

以田令孜為中尉考異以字下有考證當加官者於官者二字田令孜之上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閩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胡

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書法於是政令一委令孜呼為阿父故特書之歟有張父趙母僖有阿父臨亂之君如一轍矣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初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蠻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

浙西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刼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蘇常二州名蘇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常注見隋煬帝大業十年毘陵

五月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州宼句人黄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宼句人黄巢善騎射喜任俠麤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

不惟賦斂割剥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
壁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集覽
寃句漢地志濟陰郡寃句縣索濟陰令曹州是寃
或作宛並音鴛句或作朐一作劬並音權俱反質
實寃句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濟陽郡晉宋及隋皆
因之唐屬杞州宋改為寃亭縣屬曹州元省之故
城在兖州府
曹州界内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
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書法入唐以來書大蝗再未有不書地者開元三
年四年再書山東此其不書地何天下之辭
也於是蝗飛蔽日所過赤地宰相賀稱蝗不食稼
其欺甚矣書所以著亂亡之徵也終綱目書大蝗

十六詳漢文帝後元六年舍是無書大蝗矣

冬十月貶董禹為郴州司馬

左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　質實　邠寧軍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丙申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

後定詔本軍宣
慰無得窮詰

書法　書詔宣慰之何悲不綱也軍亂可爾它日殺
康傳圭遣使宣慰則綱目不復書而唐之不
可為
决矣

發明　李唐之末軍兵恣橫上之人待之若驕子卒
以此亡其國綱目書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
之而分注載其無得窮詰之說於下則當
時威令從可知矣兵禍果何時而已乎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譏也於是民窮無告所至
盜起人爭歸之豈無備之患哉唐之君臣不
能反思致盜之原而所以備盜者又止於此書深
譏之是故隋書詔村塢皆築城大業十一年此書

令鄉村各置弓刀鼓板皆譏之也

發明盜賊起於饑窮皆原於姦貪肆虐之故耳令戲亡異況是時大盜橫行震蕩飄忽所至屠戮又豈弓刀鼓板之所能禦書之足以貽千古之笑也不求其本乃令置弓刀鼓板以備之殆與兒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考異提要罷作卒○夏

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集覽盧龍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初可舉父茂勳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致仕請以軍授可舉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質實雄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承天堡尋廢之故城在寧夏衛靈州城

西南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考異擊當作討據下書崔安潛討王仙芝不書擊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質實忠武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九月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質實汝州注見僖宗廣明二年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

平鄭州注見僖宗廣明元年唐鄧二州名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鄧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高駢

築成都羅城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劃丘垤平之無得為坎塪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集覽庀徒賦役庀普彌反具也徒謂徒隸賦科取也役謂工作以甓甃之取土甓蒲歷反塼也甃側救反井甃也故因為甓甃而取土丘垤丘土之高也垤徒結反

詩東山篇鸛鳴于垤毛云垤蟻冢也詩話云與凸同土之高也謂螘封猶垤耳浮屠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正誤 庀徒賦役令按此謂具集徒衆令興工役也賦猶左傳屬役賦丈國語社而賦事之賦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令按集覽蓋以取土屬上文為句非也易井甃注甃結砌也馬融云為瓦裹下達上也高駢因蜀土麄惡故既以土築城復以磚甓砌而裹之其取土皆剗平丘垤之土不掘地成坎也以甓甃之四字一句取土屬下句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

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黄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書法凡封拜書不受嘉讓也此其書不受何不滿也終綱目書不受十九不拜三讓還一自是以後三書不受王仙芝梁王全忠閔王昶皆憸者也

丁酉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

質實 明台州按一統志明州唐初所置治鄮縣天寶初改餘姚郡乾元初改為明州屬江南道五代時錢氏於此置望海軍宋初改奉國軍屬浙東路紹興初置沿海制置司於此紹熙中陞為慶元府元至元中改置慶元路本朝初改為明州府後改為寧波府隸浙江道台州唐初所置治臨海縣因天台山為名天寶初改臨海郡乾元初復為台州至德初移治始豐陞德化軍宋仍為台州屬浙東路元改為台州路本朝改為台州府隸浙江道

○王仙芝陷鄂州

質實 鄂州按一統志隋初所置治江夏縣大業初改為江夏郡唐復為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時唐遥改武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州屬荊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本朝改為武昌府為湖廣道治所

○黃巢陷鄆州○

死

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之考異卒當作死據前異牟尋尋閤勸皆書

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卒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

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敗死

王郢横行浙西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質實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戶考異象止漏為字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考異作斬當誅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刼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質實狗脊嶺一統志云在大名府滑縣西北隅

黄巢陷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彦璋考異作斬當誅

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温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温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集覽

沙陀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

質實荆門一統志云唐之縣名治編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荆門軍治當陽縣尋省宋復置軍徙治長林縣端平間又徙治當陽縣元陞為府移治古城尋降為荆門州本朝因之以長林縣省入改屬荆州府山南東道節度注見齊和帝中興二年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

張自勉副之

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徼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令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

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黄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内與僖宗如一人畋獨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集覽傚擾傚始擾亂也且書胤征篇傚擾天紀枝梧注見秦二世三年狼籍蘇鶚演義曰狼籍草而卧去則滅亂故凡物之縱横散亂者謂之狼籍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質實大同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郡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

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率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集覽 大同古雲中郡也漢為鴈門郡平城縣令置大同府東南至燕京八百里又豐州地亦有大同川即大同鎮也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蔚州注

見玄宗開

元十年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黄梅斬之考異　斬當作誅　賀實

黄梅一統志云隋初縣名屬蘄州唐初以縣置南晉州尋廢州縣仍屬蘄州宋嘉熙間僑治中洲元復舊治本朝因之改屬黄州府○黄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賀實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　賀實

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郡沂濮二州名沂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宋汴二州名宋注見漢景帝三年睢陽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太梁郡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黄巢陷虔吉饒信等州集覽　虔注

見梁太祖禎明十四年吉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饒注見太宗貞觀二年 質實 信按一統
志唐之州
名治上饒縣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繼有之宋
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初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本
朝改為廣信府
隸江西布政司○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
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
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
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
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集覽 岢嵐軍燕京西北一千
六百餘里有岢嵐山山
高二十餘尺與雪山相接後魏宋置嵐州岢
嵐軍隸焉今屬太原路岢口我反嵐力含反 質實 寧
武
一統志云唐之軍名治鄯陽縣五代晉省之故址在
大同府朔州南一百二十里南連靜樂縣分水嶺岢

嵐軍注見周赧
王八年樓煩郡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考異提要稅作旅據分注當從

提要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
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
半廢租賦不
足故有是命集覽空名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泰初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戊午年未以買書也至漢武帝始書買元朔六
年買者自下求上之辭猶未書賣也至桓帝始書
賣延熹四年賣者自上求下之辭也然賣之在我
買之在人非強抑之也於是強貸給以空名
告身國莫急於此矣官莫輕於此矣故書

南詔請和親

南詔請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集覽咕囁注見敬宗寶歷二年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集覽袂罥硯罥絹也音規縣反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時宰相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匃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令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集覽豆盧瑑瑑音篆豆盧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沆下黨反襤褸與藍縷通縷一作蔞左傳宣十二年篳路藍縷注篳路柴車藍縷弊衣史記楚世家篳路藍蔞服虔曰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韻會載方言短衣以布而無緣者謂之襤褸徐曰襤猶濫也襤薄也衣無緣故濫薄

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竇澣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虞侯鄧虔往慰諭之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朝廷以澣為不才遣曹翔代之翔至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

守城

尋堯

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貭實鎮海軍名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天平軍名注見昭宗光化元年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貭實 昭義節度注見

周赧王五十
三年潞州

書法 沙陀何李國昌也昌為不書姓名
拒命也故狄之自是則書沙陀

○十二月黄巢陷福州○曹師雄冦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
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
馬
使

集覽鏐力求反石鏡 質實臨安晉之縣名屬吳興郡
注見中和元年 隋省唐復置臨水縣屬潛
州尋省入於潛縣後復置臨安縣屬杭州五代梁改
安國縣唐置衣錦軍宋復為臨安縣又置順化軍尋
廢軍復為縣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屬杭州府

己亥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考異擊當作討○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集覽

六詔注見文宗太和三年南詔授以木夾本作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木夾之義未詳

正誤 木夾令按桂海虞衡志交阯凡與廣西帥司及邕州通信問訊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帥司邊州報其文書亦用木夾

質實 善闡府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

河南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郡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世將奏用

之胡氏曰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已亂祇以滋之無已則力為上言宦官擅政紀綱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内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為愈也

秋七月黄巢陷廣州

黄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黄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不知兵

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愞不復能振矣

集覽 宰府宰宰讀曰帥率府之宰也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政令

質實 循潮二州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潮州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大庾嶺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梅嶺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

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

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剮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由是浸彊

黃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

後數日賊乃至

書法　盜賊未有書逼者逼者何未至城也賊未至城而帥衆以趣襄陽故書走走賊辭也鐸以宰相出為都統而望風先走可耻之甚也故深賊之繼書劉漢宏作亂蔽其罪於走者矣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黄巢於荆門

黄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

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胡氏曰夫食人之禄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邂逅有成遽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心此臧獲下陳之見爾若巨容盡力殄賊思崇立至為唐勳臣顧不賢於養賊自封之醜邪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集覽 冣和領夙荆門軍名注見髙祖武德三年臧獲注見德宗建中四年下陳注見中宗嗣聖元年

挺禍挺音鋌引也奄尹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髙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軍亂

殺節度康傳圭

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彦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集覽 百井太原府陽曲縣有西百井鎮平定州平定縣有東百井鎮並在河東路

書法 天平軍亂書詔本軍宣慰之病唐也於是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則其不書宣慰何畧之也曷為畧之紀綱掃地以是為不足復病也

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劒槊法筭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集覽 蒱博注見晉明帝大寧三年蹴鞠鬬鷄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鷄鞠駁放疏駁而放逐也

正誤 駁放今按放謂不收駁而黜之

書法 僖宗昏亂殺諫臣宜矣以昏主亂朝而拾遺補闕猶有人焉書所以罪僖宗而予昌業也

發明 遺補之官職在言責是時寇盜充斥國祚危如累卵僖宗儻能因昌業之諫躍然悔悟改絃易轍用賢去佞脩飭政事猶或庶幾今乃怒而殺之則亡國之證成矣尚可得而救歟吁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質實 楊子院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州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至是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鼎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鼎鎮興元

以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

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輙先覺誅之知張彦球有方畧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彦球委以兵柄彦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爲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内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亘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爲所沮

夏四月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五月劉漢宏寇宋兖

徵諸道兵討之○以李順融爲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書法 為樞密使多矣未有書者書順融何始降麻也實文瑒之為中尉也嘗請降麻德宗不許至是降麻遂與宰相等唐欲不亡得乎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集覽 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質實 婺一統志云隋之州名治吳寧縣大業初改為東陽郡唐初復置天寶初仍為東陽郡乾元初復為婺州五代晉時為武勝軍宋初仍為婺州後改軍曰保寧隸浙江路元置婺州路本朝改為金華府隸浙江道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表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兩州

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

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誰青城有妖人詐稱陳僕射止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 集覽逆旅即客舍也漢謂屬客舍為邸第近世為逆旅之稱

質實青城一統志云南齊縣名屬汶山郡後周改曰清城唐初復為青城宋因之元廢入灌縣屬成都府故城在灌縣南四十里

書法於是妖人詐稱陳僕射尋執誅之此其書亂書討平何譏也西川大鎮而狗令狄之請使賤如敬瑄者以擊毬賭得之報至西人莫有知其為誰者此所以來詐冒之姦也非早辨其姦索馬之後事有不可測者矣故書亂書平之

朔州降質實 朔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三年新興郡

李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官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降於琢開門迎官軍 集覽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赫連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鐵弗

黄巢陷宣州○劉漢宏掠申州質實 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

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
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集覽 天長縣名宋屬招信軍令改招信為臨淮府六合古楚之棠邑也後為六合縣屬揚州宋太祖升迎鑾鎮為建安軍乃割六合隸焉真宗陞建安為真州

質實 天長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石梁郡五代時南唐置建武軍周改為雄州宋初改為天長軍至

道初復為天長縣建炎初復為天長軍後復為天長縣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六合後周之縣名屬泰郡隋屬江都郡唐屬揚州南唐於此置雄州周仍為六合縣宋屬真州元因之本朝初改屬揚州府後改屬應天府

書法黃巢自宋汴陷虔吉嘗渡江而南矣不書此其書何罪高駢也於是黃巢請降駢誘致之而志在專功散遣諸道之卒既而忽兵敗賊愈猖獗渡江渡淮如入無人之境而不敢詰則一私之流弊大矣綱目渡江書渡淮書所以深罪之也

劉漢宏降○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李克用引兵擊高文集李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達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縣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黄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集覽達靼北狄國名本靺鞨之餘種居奚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靼當劉反靺鞨注見隋文帝質實達靼注見開皇十八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質實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突厥

書法 國昌父子前狄之書沙陀矣此其姓名之何二李有功或破其子或敗其父不可以不知別也故姓名之達粗見綱目始此

黃巢渡淮

黃巢之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課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達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於是溵水之兵皆散黃巢遂襲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集覽 溵水注見德宗貞元十五年忠武一軍之名號

冬十月黃巢陷申州入頼宋徐兗之境○群盜陷澧州

群盜陷溫州殺刺史李詢及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二十三尚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質實 澧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澧陽縣大業中改為澧陽郡唐初復為澧州屬山南道天寶初改澧陽郡乾元初復為澧州宋屬荊湖北路元陞為澧州路本朝初改路為州隸岳州府

十一月河中虞候王重榮作亂詔以為留後○黃巢陷東都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

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内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黄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集覽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汝鄭汝本漢河南郡之梁縣唐置汝州鄭本屬秦三川郡魏置北豫州隋改鄭州

質實 汝 一統志云隋初州名治梁縣以汝水為名尋改襄城郡治承休縣唐復改為汝州改承休為梁縣天寶初改州為臨汝郡乾元初復為汝州五代因之宋置陸海軍節度金廢軍州縣仍舊

元屬南陽府本朝以梁縣省入仍屬南陽府鄭後周州名治管城縣隋初因之後改為滎陽郡唐初於虎牢置鄭州貞觀中移治管城縣天寶初又改為滎陽郡乾元初復為鄭州宋置奉寧軍金改為鄭州元因之本朝以管城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發明 粵自仙芝唱亂黃巢聚衆應之至是五六年間日益猖熾求之唐人制禦自高駢遣將及劉巨容一捷之外他未之聞其間攻陷州郡幾半天下至是渡淮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未幾遂陷東都汙辱宮闕當時强藩巨鎮不聞有勤王之師謀臣猛將不聞有破賊之功徒聞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庭垂泣內臣唱幸蜀之計而已夫以大盜横行如此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雖欲不亡何可得哉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勝其書其亦為唐人深嘆也夫其亦為後人深戒也夫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

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師忠武即以為留後(?)實忠武軍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蔡州刺史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

十二月黄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黄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令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

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集覽 虜賜注見德宗貞元十四年河華河本西羌地漢置金城郡後秦置河州今隸臨洮府華本漢鄭縣後魏置東雍州西魏改華州今隸京兆府關左禁阬潼關之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

正誤 病坊今按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肅宗至德二載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如今之養濟院

質實 河州名按一統志苻秦所置隋改為枹罕郡唐復為河州天寶初改為安鄉郡後陷於吐蕃宋收復置枹罕縣尋省為寧河寨後陞為縣屬秦鳳路金復置河州屬熙河路元為河州路屬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本朝初置河州衛後

改為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道華州名西魏所置隋改為華山郡唐復為華州垂拱初改太州天寶初改華陰郡後復為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為鎮國軍五代梁改感化軍唐復為鎮國軍宋改鎮潼軍金改金安軍元復為華州後以鄭縣省入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發明是年之春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則是朝廷付以討賊之任也既而駢傳檄天下威望大振則是駢有殄賊之勢也夫何睦婺之陷信其偽降必欲專有其功遂至散遣諸道兵衆墮賊計中使駢尚能悔悟亟厲奮發猶或庶幾今乃縱賊渡江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兩京覆沒衆與播越是果誰之罪哉綱目書以駢為都統於前書巢入潼關於後則駢誤國殄民之罪為何如哉他時舉族屠滅蓋天誅之爾非不幸也

以黄巢為天平節度使

書法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巢為天平節度使非禮甚矣猶曰未渡淮耳今既入關始復出此亦何及哉屬辭比事而時相之庸謬可知矣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涴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主其意謂媢寵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而交結匪人酖於爵祿者猶不為戒也 集覽仰藥注見德宗建中四年終自涴於北司涴音每汚也北司謂宦寺也媢寵論語與其媚於奧寧媚

於竈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正誤　媚竈令按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正指閹宦近臣集覽以喻執政誤矣

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考異　上當作帝　質實　興元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

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范氏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之比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諸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

收復御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集覽比父母一本比作皆刊誤駱谷注見漢後主延熙七年賀實博野一統志云東漢縣名屬中山國晉屬高陽國後魏改為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蒲州後改屬不一五代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省尋復置國朝初屬祁州後改屬保定府

書法唐世播越多矣或書如或書奔未有書走者走賤辭也以萬乘之尊而為賤者之舉可恥甚矣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奔急辭走賤辭終綱目播越書走者六齊君地夏赫連昌及赫連定齊緯僖宗凡再書

發明綱目於玄宗書出奔蜀於德宗書如奉天奔梁州盡改前史幸蜀幸奉天幸梁州之文所

以垂後王兢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僖宗避賊之
行又復變文書上走興元言走則西夫輕身之事
其畀賊輕佻又益甚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
旦為盜賊所逐竄身苟免不翅狐兔之避鷹犬則
亦以保養姦回淫荒不道聚斂椎剝殘虐百姓之
所致耳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
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觀
之黄巢入長安走興元之事而益信

黄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
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
尚讓為太尉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温少孤貧與
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
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
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

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併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集覽 碭山注見秦二世元年芒碭山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務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書法 書討賊何予義也黄巢之亂首義者鄭畋也成功者李克用也罪之魁其高駢與故綱目於鄭畋再書討賊

發明 賊陷兩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鄭畋首唱大義舉兵討賊雖未覩成功然其志亦可嘉矣特書予之所以為臣子之勸也下書王處存王重榮入援其義亦然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以張濬為兵部郎中

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濬拜太常博士黄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上召濬拜兵部郎中

集覽商山商州商雒縣山也在京兆東南四皓隱商洛山中漢高徵之不出即此供頓供具也

頓宿食處 質實 商山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商縣東南九十里一名楚山即秦時四皓所隱處漢隂唐末縣名屬金州宋初因紹興初徙治新店元省入金州本朝復置改屬漢中府供頓供具也頓宿食處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黄巢遣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令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温撃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辛丑 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考異 幸上漏帝字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

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黄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集覽蕃漢猶言夷夏也　質實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郡

黄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考異按擊當作討敗當作破

黄巢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　質實龍尾陂注見本年四月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桀横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説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集覽　瞿稹姓名瞿音劬稹止忍反悍獷古猛反麁惡貌言無親也悍性急也强狠也　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獷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

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絶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悦

集覽鄜延與下文節度使李孝昌是一句鄜本漢上郡溪鄜縣隋置鄜州延本上郡高奴縣後魏置延州

鄜芳無反 質實 鄜州名一統志云後魏所置治杏城鎮隋改為鄜城郡唐復為鄜州天寶初改洛交郡後置保大軍節度乾元初仍為鄜州宋於州置康定軍金仍舊元復為鄜州屬延安路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延州名後魏所置治統萬鎮取延水為名隋為延安郡唐初復為延州後復改延安郡五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唐改彰武軍宋初仍為延州後陞為延安府金仍舊元改延安路本朝復改延安府隷陝西道

發明觀鄭畋之晚節末路未有成功然是時天子在蜀號令不通天下不知有唐矣畋一唱率而遠近響應雖他時收復之舉畋若無預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夫豈過哉

四月官軍入長安黄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黄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鋭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

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集覽武功注主建興十二年盩厔注質實沙苑地名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朝邑縣南七十里唐置監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祭祀燕會及尚食所用今有故城存焉龍尾陂名在鳳翔府岐山縣東二十里唐武德中移縣治於龍尾城鄭畋嘗破黄巢兵于此

發明李晟入長安三日而人不知是時黄巢雖退而賊勢猶熾諸軍遽以虜掠為事宜其復為賊所乘也綱目書黄巢走還襲之言襲則見掩其不備亦可以為無紀律貪貨賄者之戒也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黄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

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

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書法　書出屯東塘何譏不急君也是故丞相亮無北伐之志則書出師露次移檄北征高駢無討賊之義則書移檄討賊出屯東塘皆深譏也繼書罷兵還府而高駢之罪不可勝誅矣終綱目書移檄七詳漢獻帝初平二年惟丞相亮高駢書出次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

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龎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鄧州集覽十八葉天子自高祖至僖宗第十八代也

書法自置監軍二百餘年矣未有以忠力書者於是特書復光朱温之至周岌先降復光慨慷流涕忠義激發遂能使周岌分兵相付擊敗温賊克復鄧州此綱目所深嘉也故大書予之綱目終唐世書監軍七張志斌吐突承璀劉承偕王宗景楊復光田令孜張承業惟楊復光以功書張承業以忠書

發明善有可録雖盜賊小人不棄也唐宦官者而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綱目樂予人為善亦不以宦者之故而不録故特書忠武監軍克復鄧州以予之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書法　凡書如故譏也此其譏歟予之也畋首義討
賊既為都統尋破賊兵於是賞功進位三事
疑於解其兵權也書曰都統
如故喜辭也美惡不嫌同辭

○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集覽　忻代　忻本并州定襄郡隋
置忻州代本鴈門郡隋置
代州令俱屬太原府

質實　忻一統志云州名隋初所置取界內
忻水為名大業初州廢後復立新興
郡唐初為忻州天寶初為定襄郡乾元初復為忻州
金屬太原府元改為九原府尋復舊本朝以秀容縣

省入改屬太原府代州名隋初所置大業中改鴈門郡唐改代州天寶初改鴈門郡乾元初復為代州宋因之金置振武軍元罷軍仍為代州以鴈門縣省入隸太原路本朝初改為代縣後陞代州屬太原府

秋七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黄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黄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

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髙駢於廣陵集覽土客都頭都頭即都將也土謂土著有常居者客謂寄寓者黄頭軍使使去聲先崔安潛募壯士戴黄帽號黄頭軍軍容即觀軍容使也猶言監軍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黄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范氏曰自僖宗播越幾

於亡矣而諫諍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質實嘉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峨眉縣隋初改為眉山郡唐初復為嘉州天寶初改為犍為郡乾元初復為嘉州宋初因之後陞嘉定府元改為嘉定路本朝改路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隷四川道墓頤津在眉州城東七里墓頤山下即岷江也源出岷山瑩若玻瓈因名玻瓈江即唐田令孜沈孟

昭圖處

書法昭圖上疏令孜屏不奏矯詔殺之則殺之者令孜也不罪令孜何諫臣天子耳目而宦者得以矯殺之不君甚矣不書令孜所以蔽罪於僖宗也僖宗於是再殺諫臣矣

發明 前書殺左拾遺侯昌業猶在播越之前今既逃竄失國亦可少知自警而復殺諫者此正如垂絶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亟亡者雖然昌業之死猶出於僖宗之怒而昭圖之死乃出於令孜之手綱目槩而書之何邪夫人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耳目之官為閹奴擅殺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是亦君為元首之義也夫豈過哉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梡

書法 晋惠之篇書五星亙經天縱横無常永寧元年大異也於是而書交流如織大如杯梡亂亡之微大抵然矣書所以示警也

發明 西晋之末五星亙經天縱横無常未幾五胡之亂其應甚慘今此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梡自已丑夜至丁酉始止可謂變異之甚矣然當時君臣未聞有恐懼脩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綱目大書于册天戒豈不明哉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賓實

感化軍名注見

昭宗景福二年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黄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説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恵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溥表璠為宿州刺史

書法殺支詳者陳璠也蔽罪於時溥何誅心也溥親逼奪印節及璠殺之則賞以刺史謂非首

惡可予不書時溥殺則叛
亂之臣皆得以逭其罪矣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
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
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
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南詔上表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
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
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
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
洲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
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

府其實無赴難心但集覽雄集之異質實瓜洲鎮名欲褫雄集之異耳事在五月一統志云在揚州府城南四十五里蓋揚子江之沙磧其狀如瓜居民稠密商賈畢集鎮有瓜洲渡以通鎮江

發明前書高駢出屯東塘已見其緩於勤王有次且不進之意然猶未遽絕之至於自夏迄秋既不進討令乃罷兵還府則是擁兵自固坐視朝廷傾覆其罪不可勝誅矣此綱目所以大書而絕之也

以董昌為杭州刺史

高駢名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質實石鏡山名一統志云在杭州府臨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

鑑錢鏐幼時遊此顧其形服皆冠冕如王者狀其後唐昭宗改鏐所居營為衣錦營又陞為衣錦城并封此山為衣錦山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兵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胡氏曰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畋為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自當大鎮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何恥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己之過也

集覽 倒持太阿倒丁老反揚子泰阿倒持授楚以柄注太

阿劒名也歐冶所鑄言秦無道猶倒持劒以授人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二子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邀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一曰太阿

書法　逐也不書逐何為賢者諱也綱目於鄭畋多恕辭唯其當而已矣

裴澈罷○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壬寅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朱温據同州○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李克用寇蔚州

書法　前書赦克用召之矣此其書寇何既陷忻代復犯蔚州是賊而已矣

○卭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卭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

橫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集覽邛雅邛本蜀郡臨邛縣地唐置邛州雅本秦嚴道縣地隋改雅州今俱隸成都府質實邛一統志云唐之州名治依政縣尋移治臨邛縣天寶初改臨邛郡乾元初復為邛州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縣併入州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嘉定州雅西魏之州名治嚴道縣隋改為臨邛郡唐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屬成都路元初改屬嘉定路尋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道縣入州隸四川道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中武

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集覽同華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質實靈感寺一統志云在西安府富平縣治西唐元和中所建金復脩葺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絶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纘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詭辯風生駢以為神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

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竒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髙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脩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有異議者輒為所陷死不旋踵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百家公私大小之事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脇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絶絶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絶人事賔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集覽莫邪都莫邪本劒名也都猶部也以莫邪名都猶銀刀都

之類齋祓祓者拂除災求福也

六月蜀中羣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以應阡能官軍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繫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集覽句胡僧句姓也古侯反胡僧其名也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集覽仔倡全諷弟名也仔音茲質實高安一統志云唐之縣名為靖川治所屬洪州宋為瑞州
治所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瑞州府南城漢舊縣名
以在豫章郡城南故名三國吳於此置臨川郡又析
置東興南豐永城三縣晉改為新南城東晉復舊隋
初省三縣入焉屬撫州唐初復析置東興永城二縣
尋省宋元縣仍舊本朝因
之為建昌府治所仍屬焉

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考異擊當作討

劉漢宏既降以為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宥將兵
二萬營于西陵謀并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
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質實西陵一統志云古地名在紹興府
蕭山縣西十二里五代梁乾化初
吳越王錢鏐築城
于此號西陵城

書法　漢宏既降為觀察使矣書寇何無故興兵鄰道志在并兼是則猶夫人也故書寇

九月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温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以朱温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全忠甚惡也終綱目書賜姓名五詳天寶九載

○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質實　平盧軍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年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

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潛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潛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狥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書法前書冦罪之也此書將沙陀趣河中予之也綱目不絶人於善故王鐸名之不書

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壍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

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署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

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剐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庶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集覽 野橋箐 地名箐

七見反穿口句胡僧置寨新津韓求置寨延貢羅夫子置寨廉足以禔身禔音題又音是安福也揚子脩身篇何如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

質實新津一統志云後周縣名為犍為郡治所隋初郡廢以縣屬益州唐為蜀州宋屬崇慶府元屬崇慶州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質實鴈門節度注見秦王政三年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黄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揆巢之弟也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考異以下漏官官二字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冦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為留後

賜名

彥禎

書法夷狄盜賊書冦藩鎮自相攻耳書冦河內鄆河陽也於是鄆及河陽猶稟朝命非魏博比

也而輒謀吞噬故冠之後書李可舉王鎔義同綱目逐殺主帥命為主帥皆譏也唯命陳仙奇樂行達無譏焉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考異刊本大書漏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九字分注漏子鎔生十年矣軍中立為留後十二字

質實成德軍名注見梁太祖開平四年鎮州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質實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令平聲使也

以楊行慜為廬州刺史

淮南押牙楊行慜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慜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慜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季章為騎將

夏四月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平之

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渻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吏令脩娖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

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朳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

集覽 雲安秦巴郡地漢朐䏰縣也北周改雲安縣屬巴東郡渰井漢揵為郡漢陽縣志唐置長寧州渰余六反修姃史炤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姃音側角反後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姃前行注姃整齊也

質實 雲安一統志云後周縣名屬巴東郡唐屬夔州五代唐置雲安監宋置雲安軍治雲安縣屬夔州路熙寧中以監析置安義縣尋復置監元置雲安軍後陞為雲陽州以雲安縣省入本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渰井古

地名漢為漢陽江陽二縣地屬犍為郡隋屬瀘川縣
地屬瀘州唐於此置長寧州宋初為羈縻州熙寧中
始置淯井監屬瀘州政和中建為長寧軍
元屬馬湖路本朝復改為縣屬敘州府

書法 討阡能平峽路仁厚功也再書敬瑄遣何分
功敬瑄也敬瑄才雖庸鄙致寇既非其咎而
能擇賢將委任之阡能已平脇從罔治不失恩信
綱目小善必録故再書敬瑄遣子之及其殺仁厚
也則直書敬
瑄殺罪之矣

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
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
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
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

章事斬巢相崔璆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破黄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質實 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義成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義武軍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定州

書法 書予之也克用收復京城功在第一使國昌不拒大同之命克用不為忻代之寇則令日之功光明俊偉矣綱目大書其功予之也亦惜之也

發明 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興兵不能誅討既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是時諸道兵四集而克復之功乃在沙陀綱目樂予人為善初無終絶之理故大書破黄巢復長安以序其績克用自此始得為全人矣豈不休哉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陜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狥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舂磨寨集覽犨尺由反

以劉讓為封州刺史賀實封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封川縣唐初因之天寶初改

臨封郡乾元初復為封州宋紹興中廢州以縣屬德慶府尋復置元改置封州路後復為州本朝省州為縣屬肇慶府

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考異提要驍作騎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書法　復光何中官也中官書卒有之矣單起未有具官卒者此則曷為具官予復光也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拊循狡周岌以克鄧州啟重榮以召沙陀可謂有功矣是故揚復光以功則卒具官張承業以忠則卒具官中官具官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然則卒書地何書於河中所以著其卒於王事也綱目卒書地者四馬日磾管寧太傅越揚復光惟寧光為美辭日磾越皆譏也

發明　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爵蓋予其忠於王室故也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

之

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悦潛乞師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嵗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集覽屢篡爾雅曰探篡俘取也郭璞注云逆而奪取之曰篡

以宗女妻南詔

書法宗女外嫁非惟公主不書據漢文帝元年方士不書此其書何予權也南詔嘗表請和親於是而妻以宗女以是為得宜也故書之終綱目不為公主書宗女一而已

○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實

實襄鄧金洋四州名襄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鄧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洋注見德宗興元元年

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

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鞫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暧昧父損相别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狗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專權群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朱全忠據亳州

趙犨求救於鄭道朱全忠救之與賊戰於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質實 鹿邑一統志云春秋晉邑名本曰鳴鹿左傳諸侯侵陳至于鳴鹿即此漢為鄲縣地屬沛郡東漢析置武平縣屬陳國晉屬梁國隋始改鹿邑縣屬陳州唐屬亳州宋金元仍舊本朝改屬開封府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甲辰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

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質實 浩城按一統志隋初縣名屬梓州後屬新城郡唐初復屬梓州後改屬梓潼郡宋因之併入郪縣故址在潼川州西北六十里又州東四百步有唐浩城縣故城在焉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甫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

巢收餘衆奔兖州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兖州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

集覽 尉氏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 中牟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質實 封丘 一統志云漢初縣名屬陳留郡尋析置平卯縣晉省平卯以縣屬陳留國後魏省入酸棗縣尋復置北齊省隋復置屬滑州後屬東郡唐屬汴州五代屬開封府宋元仍舊本朝因之仍屬開封府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渡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言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

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脩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挐兵至死豈不為克用惜哉

集覽 邈佶烈 嗣源本名也邈墨角反佶其吉反力校犯者力必行也校報也言見侵犯者必報之也論語曾子曰犯而不校挐兵挐女居反說文持也字或作拏前書霍去病傳匈奴相紛拏注顏師古曰亂相搏持也

書法　書還何予克用也曷為予之克用之兵足以破全忠而不敢以私復怨是猶有天子也書襲書還而是非有在矣然則書走何危之也危克用所以甚全忠也

發明　克用有破黄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謹重乃以輕佻取辱幾不能免故特書走還以賤之亦所以分其罪也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圍梓州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

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質實　德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鹿頭關一統志云在成都府德陽縣北十一里梓州隋初所置治郪縣後改為新城郡唐復為梓州又改為梓潼郡後復為梓州又為東

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為武德軍宋改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為潼川路本朝初復為潼川府後改為州併郪縣入焉